白榆集

白榆集卷之二

東海屠隆緯真著

序一

比部招議序

蓋自古稱好生之主必首虞舜而虞舜之命咎繇者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何若是犁然周詳也天之好生大矣陽生駘蕩不廢陰殺誠謂夫含陰殺所以陽生若未普也其殺乃所以生也植苗者除莠夫豈不仁莠哉除所以害仁者不能復仁

秀也其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舜之心見矣我
國家律令　高皇帝所定也　列聖因時變推廣德
意益之曰例矣其曰招者何乃有司奉行三尺遵律
例而定人之罪之重輕人各自以其罪之輕重而伏
國家三尺招是矣易以議爲上之殺人非誠甚惡斷
除其人也惡其意爾是故恆求其所以生不得其所
以生乃死之死矣未竟其所以死則生之豈好出入
生死間哉誠重之也今京師號聲轂民犯者成獄司
寇有不協大理得駁閒比秋將行刑三司更推之必

下在乃聽伏而五載又大推至左右扶風外郡國縣觀察使特司刑獄悉遣恤刑使者卒歷之而其專權盡付之中丞臺御史臺而所遣中丞御史必愼擇其人衣繡持斧以行天下歲有司所上斷獄第不協臺使者咸得而駁正之使者即不悉聰明務究得冤苦狀而徒優游據尊重矣所稱任使意也予往爲理官業見比部招議一書朝夕手之不置蘄仰見古明刑弼教之遺著之行事已由選部遷棘寺猶不釋卷也乃今奉　天子璽書使視江南而予之憂益深矣江

南古泰伯之鄉也當時斷髮畫體侏𠌯音聲殊蛟蜃而友龍子意不復知有文物禮樂如今世所稱說者而其人户多樸茂長老亦非有危法裁之而下亦莫知有上之危法跡其行要自與法遠而匪以避也此雖稍之文彩亦何害為古而余號能讀書語言道理都服而嫻容豈直薦紳先生能之至耦耕息販負擔之徒亦靡不彬彬然足觀也然好盡出其智力以角而疲劉其弱者狎侮欺紿攫拏而弗至焉眾積而身殉之彼誠自負巧也將不大拙乎哉其以巧敗也不

可謂無知其巧以拙敗也又不可謂有知有知而無知之死也寧不悲哉其蹈冥也邪且予又鑒之漢矣漢時不專使使論囚而郡國守相得徑取中旨自決而王溫舒義縱之徒出至具私馬爲驛上書族捕郡人千餘家不二日報可流血數千里而目躭躭猶且惟冬月行盡也人主更能之下璽書旌擢漢德抑何短也自非虵虺毒螫人苟有生理者亦何可快意而芟剪之烏在爲民牧哉今 聖天子命使予得奉天子使咸名稱行法而實不得專又於其中法一不能勝

情有獨取其光詠之令毫髮亡當於心得暫綏據實請此其直盡在生豈不遠過越漢也茲議也期在洗冤抑閑蠢愚辨疑似以聞上諸非大辟成遣論鬼薪下者並得從末減亦既窮日夜力校勘情法稍增損之俾刊布為式凡撫屬之吏一一得宣而流焉千載而下煥然聖天子之德意如舜日之重華而予小臾得竊附於三就三居之列則厚幸矣

劉子威先生澹思集敘

夫道之菁英為文文之有韻為詩蓋不知何所自始

古今人物靡弗馳焉大道默默鳥取砰訇鏧破混淪磔裂元氣以雕大素而夔希聲則其赦也爾至人不啜老氏糠粃一世瀏然以西滅迹銷聲黯爾寘寄寧復馳神雕繪者乃因文始而留五千言五千言庸詎非文邪而白雲謠于金母青鳥歌于王童即玄聖靈人謂至亦語語至亦語語韻也仰而睇之夫雲蓊然而霞爛然而雷電霍然亦文也夫調調刁刁颸颸谷谺孏穴爲嘯遇松而簧亦韻也故鴻藻之士氣韻清疎蕭曠之夫神情朗暢必發而爲文采鬱而爲聲歌

譬如根之有華谷之有響天動神來惡得禁諸然其淺深工拙往往千里豈惟格以代降抑亦才緣質殊含文而獨稱詩三百之降而兩漢也晉魏之降而六朝也隋陳之降而李唐也如西日不返東流靡回雖有神功莫之挽也孟德子桓之質而東阿之華也彭澤之冲而江鮑徐庾之綺也沈宋之工而儲高之象也元白之纖而李杜之大也如鶴長鳧短烏黔鵠白雖有智巧莫之齊也我　高皇帝取天下於胡雛之手南北王氣籠罩今占風雨岳瀆盡吐厥靈以啟雕

龍之業亦光起前人爰出異代李何邊徐諸君導其巨波濟南瑯琊諸君揚其洪流於時子威先生躬蜀選鑪匠自鑄偉辭有物必博有玄必鉤有思必湛有厥旅裝若太和玄嶽獨立天嶠跂扈齊州而不肯爲盂叔丁大海茲茲日月湯起雷霆下擊鉦靈走死造發不借鐵弄若茲亦絕奇矣瑯琊樓心玄真業楚肇研先生深數要助常恐弗前而猶有斯集者何則至人不廢也先生思窮坱圠語鶴鴻濛奇古則神姦之鼎雄爽則風胡之劒險峭則懸崖之溜深奧則灝洞

之穴乘蹻流電不可端倪亦既培塿子雲斅雛崔蔡融屈賈而詰化驅斑馬以入深遠其爲詩又何獨到也程古則蘇李抗旌三謝陪乘體近則正始命格大曆取材當其得意便闖古賦之場至其幽邃居然眞詣之語可謂思苦志勞力勁神王沉淵無底排雲直上披靡前後自建一麾良非偶也其少有蠹魚之癖歲月既邁厄焉告罷偶聞澹漠之旨不啻渴夫之飲財露瑯琊太原復時以磬帨見規稍思沉默以學希夷恬愉以養丹元墨卿之役廢置久矣而今乃竊先

生所挑也故善提上果猶有聲聞大道神來未除穢擔結習之不易刻如此哉夫綜物寫象逃事宜情則此道爲勝若求之性命則此特其皮毛耳至實不耀眞人含光三歎斯語願與先生共勗之

南京鄉試齒錄序 代作

王者網羅英俊以賢不以齒故華顛非老童牙非少才詡鵠起鴻烈碩隱要以其人何如安問年爲鄉試有錄錄以齒者何也則讓之道勝也唐虞遐規帝道邪隆百僚濟濟後世爲揖垂讓及斯益讓朱虎熊羆

伯夷讓夔龍卽土樹神智不以先人合德中和宅心柔濟故其所操樹者亦光明俊偉縣諸日月而聲事到今是讓之道勝也先王之教人也宗廟膠庠貴老尚齒進飲食則拜奉几杖則拜溫恭遜讓之禮童而習之以折其驕蹇之心而養其從容溫粹之度當其時士大夫之器局閎深德業無玷犁然多玉瓚黃流之選詩書所稱後世豔焉帝王以還代不乏俊邁之士或好通脫而惡繩檢習矜露而恥斂藏擊拳曲踞鄙為俗儒倨傲鮮腆自以為快士輕俊子弟薄有才藝

至傲其父兄童子何知稍解伊吾輒輕其先輩謗之道莫如也藉令他日出而立朝腹笥五車言如春華能如轉環智如倒囊其量不足稱也嘗試以後世之士大夫與朱虎斑龍諸公絜長較短或材智不甚遠而氣象自別其所標樹炎曾星淵士奈何不遵德讓哉不佞寡昧謬司文柄於南國莪莪南國維士之藪蓋自六朝以來山川盤回靈氣日開文風日暢家藏夜光人握靈蛇雕龍之業不可謂不盛矣然竊聞之俗猶浮華士好揚詡少為氣操筆斐然輒思傾江

衣之彥貴都下之紙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則讓之道無乃幾乎是不佞之愚竊意南國之文盛矣余何獲以文進之是以水濟水也故余於多士不憂其不文而憂其不讓子雖神聖不加于父弟雖上哲不先於兄溫然平和沖然謙損濟濟多士雖與唐虞方駕可也故士大夫則以賢居鄉則以齒以賢則得真其才以齒則崇讓德得真其才則國蒸於理崇讓德則俗還其醇聖王之立教作人意亦若是矣哉爾多士尉之余將藉以報聖天子矣

抱侗集序 代作

丹陽姜先生之爲吾邑博士也不佞某實出其門先生學講性命教本人倫以作吾邑布衣韋帶之士吾邑布衣韋帶之士沐浴大雅矍然顧化亦既彬彬而先生胸懷平澹格韻清踈振鐸之暇留心吟諷歲月云邁積以成篇躬殆庶之材而兼點也之趣每讀先生詩泠然飲水矣夫清流不出於淤泥洪音不發於細竅襄陽蕭遠故其聲清和長吉好異故其聲詭激青蓮神情高曠故多閎逹之詞少陵志識沉雄故多

實際之語詩本性情寫胸次捷于吹萬肖於谷響非
可道也先生之詩平澹清疎如其爲人閒淡世故時
輒抗腕不倦其乃有以窺先生之際也昔陶靖節爭
蟬蛻塵𡏖獨立物表故其爲詩冲澹幽人韻士嘗好習
之至讀其荆軻等篇則知此老胸中磊塊之氣曷嘗
盡銷先生實近之先生益道足以淑身心教足以澤
萬物材足以應世故詞足以陶性靈故可貴也先生
令弟大司成鳳阿先生金碧麗藻煙霞體氣仰幾有
道人也先生於司成爲兄清標遠韻咄咄蘇翊京口

三山之勝獨鍾于姜穆乎休哉足以表裕菁至祥乎正始不在能言之科人間與談理致清遠先生以道學顯名而所爲聲詩若此有德者必有言詎不諒哉某夙荷先生教粗有成立今則簿書刀錐汩其性靈風塵牛馬損其神識豈惟立德即併其言失之其何以復于先生譬之市井之夫而謂雲螯之致低而內愧矣

梁伯龍鹿城集序

夫吳越古龍子之國也語與靈則石帆林屋標其勝

考人物則伍員種蠡擅其奇選雄剽則承扉君子買其勇微妙麗則夷光鄭旦揚其輝南徐以東犢見以北蓋天地秀拔遒上之氣偏焉予讀左國春秋越絕諸書卽其所爲煙熅噴薄者何其翕而愈張出而靡已也迨入　皇代益以纚縱文章之伯上掩天心神仙之蹤下絕地脈龍蟠之夫臧跡霞表鴻漸之士高議雲臺穆乎休哉單前隻後如天雞午鳴海日横出求有若斯之烈者也余自汝穎稅駕出峯攬轡山陬窮彰壑彥載喜載怖如蝀身豈風安崑陽盎有深伯

龍云伯龍少時好爲新聲是天下之絶麗余聞而太
息以彼其才令力追大雅上可東阿蕭統下不失爲
王江陵李王孫而胡乃自比都尉後爲豔歌是以龍
驥捕鼠也近始得其古近體讀之俊才豐氣往往合
作益大欣賞其始一何皮相也故知名姝國色冶容
則冶素面則素朱絃白雪房中則房中郊廟則郊廟
何不宜哉伯龍爲人長身嶽嶽氣韻蕭疏家貧晏如
翛然物外所至山林褐博王侯貴介無不爭致伯龍
伯龍入戶把臂覓爲驩而已譬如海鷗野鶴時或近人

而終不傍人故其爲詩當其綢繆閒多情語當其蕭散閒多曠語總之玄靡粹雪非世所常珍於是而益歎吳風之宣厚也夫草木之華必歸之本根文章之極必要諸人品延清洪恕君子賞其文而溥其人襄陽清遠則此道益貴也伯龍既長麗情復多曠度身有八尺之軀而家無百畝之產入媚其妻子而出傲其侯王故天壤閒何可無斯人何可無斯語

范太僕集序

詩者技也其爲道也小其爲家也假而古今之人率

馳焉甚則畢一生之神力而為之曹劉潘陸顏謝江鮑徐庾陰何蕭范以及三唐諸公專門名家其于詩體則其飲食裘葛固也無論即至人玄聖匿跡含靈英物大儒崇鴻務鉅非屑屑然為詩者而時或不廢孔子神授聖智骨欲法天希言而至手删詩以傳後世龜山之操兕虎之詠至今伊吾人口竺乾古先生修真去妄總空一切而間留偈語詩格宛然余讀黃庭真誥金簡玉書琅琅鏘鏘盡作韻語故知東華西洲南真北陰鬱蕭彌羅之士盡珠之中曷嘗不以此物為

貴也又況文士墨卿暢情流響矣何怪其殫精竭神而終其身爲之哉古今之人才智不甚遠絕殫精竭神終其身而爲之而格以代隆體緣才限儁流英彥逞其雄心于此道淺者欲其深深者欲其暢寒者欲其疏疏者欲其實弱者欲其勁勁者欲其和俗者欲其秀秀者欲其沉狹者欲其博博者欲其潔以並驅前人誇美後世其心蓋人人有之而賦材既定骨格已成卽終身力爭而卒莫能改其本色趣其故步而止以精工存乎力學而其所以工者非學也以趣妙

存乎苦思而其所以妙者非思也三唐之不能爲一代亦猶六代之不能爲三唐五七言近體之不能爲十九首亦猶十九首之不能爲五七言近體徐庾之不能爲陶韋亦猶陶韋之不能爲徐庾青蓮之不能爲少陵亦猶少陵之不能爲青蓮世有智籠宇宙力格羆虎而用之聲詩則短撋倒江海巧雕衆形而施之唫咏則拙故雖小道亦有不可強而能者雲閒范太僕先生天資俊邁器局端凝爲郎爲督學爲大方伯所至展采錯事弘伐隱起而閒情曠度時寄之山

川風月車轍馬跡殆半天下而登覽唱和之什布諸
區内雲散霞流久而成集不佞某得而讀之大都洸
雄和暢出之自然高者業據大曆上座稍稍降格亦
不失錢劉鴈行蓋先生身兼天人之大實心覽雅令
之玄超故雖簿書塡委若在丘樊王事紛挐不廢吟
嘯及其挂冠而歸谷水之陽輪鞅去體禽魚來親澡
永騁崖益耽篇什不佞以吏牘小暇時得侍先生杖
履于西佘天馬之間見先生逸翰飈飛[illegible][illegible]晷[illegible]道
不言而神伏焉夫自三百篇而降士大夫之攻聲詩

者何可勝道然而英靈河嶽代不數人秀句瑤華人去
不數百其間刳心敝形聲銷名滅生有千萬言而然
不傳一字者又不知其幾比于候蟲方以候鳴亦以
候止此修名之士所為涕泗嗟傷者也顧萬物之形
容聲響皆有銷歇時而惟精神不可磨滅漢高帝西
楚霸王大風垓下之歌不過三言耳而萬古跌宕千
秋悲涼則其雄豪沉鷙之氣不滅也又况至人高士
陶洗性靈而發之者邪孫公和塊處石室竟日亡言
而後之人猶能道之所以傳者不在言即又安用多

爲而范先生之詩固自有足傳者在要不在詩擣隣
情曠度時寄之山川風月是乃先生之所以傳者也

王冏伯制義稿序

夫出而必薄盈而必缺天之道也不侵觀復之變也
易流崖之削也易沏竹之表勁也必虛其中華之香
烈也必滅其色故物莫有過盛過盛則物嫉之要不
能無疑于冏伯冏伯之先自其王父以及于鳳洲先
生與其仲父麟洲觀察振絕調蹈名荒摛靈秀窮人
犀其盛至於無以復加而衝風之末猶爲冏伯是天

之驕王氏也莊生不云乎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今王氏之積厚矣有力大天顧驕王氏乎哉昔先太父司質司馬精誠耿亮功在夷夏而以讒死天下匹夫匹婦冤之比于宋之武穆是造物所哀也并州兄弟之才之文籠罩千古而汎愛兼容寬然長者天下之饑寒不絕于門而才畯不虛于席進蒙其噓獎退而詬詈之朝沐其恩注暮而齕齮之兩先生弗聞也進而噓注之歡然噓注而詬詈而齕齮之歡然退而詬詈

齕齮之而復進復歎然而曾不以此為德不容也其其器量何如哉是造物所賞也造物哀而賞之其錫必厚印司馬之後是為兩王兩王之後是為閼伯閼也何驕之有閼伯士之駿也我以為駿人以為駑至于一旦以文冠其南國南國遂帖然從而駿之嗟嗟此閼伯也今一何駿始一何駑乎昔人之謂王藍田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其家猶爾弼他人敢玉之在石也和氏以刖及其剖也秦人奪之趙人爭之玉非有改也閼伯剖矣異故多名士以予所見其為

冏伯而未剖者是猶不乏在事者惡得不注念也常念則皆驚也驚而駭之爲曾不晚乎以冏伯之才之文一冠南國而黄國彬然則呼順風也雖才且文鄉或以其弇州先生之子邪以冏伯爲今烈子則呼順風弇州而有子若冏伯者則風水之積厚也雖然余然虞造物之妬子矣陸士衡明知道家所忌而猶竊而爲之難以語替周鳥靈長大都以忠厚謙冲之道勝也冏伯祖父以精誠寬大承家數世之後乃有冏伯冏伯遜而行之後未艾也而其道在損老子曰吾

之所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岡伯之用功弘矣弘而不已必有後復故岡伯之爲駿也王也冠萌圓也是吾所謂積者也究之卽岡伯亦積也損則虛虛則亡不爇炎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貫金石而無礙步日月而無影則虛之極也岡伯誠思之今則駿始則蠢訝則王不訝則石駿也蠢也王也石也何嫌之有知其無齊而蠢所矣有之是蠢之極矣夫惟務德者能之岡伯其人歟岡伯勉之哉矣

尊遊記序

予讀杜少陵詩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則心神冷泠爲爽也岱稱東嶽其上七十二君丹書寶籙在焉白雲起于封中躍靈出于日觀身在絕頂甚風扶之目極銀海嘯通帝座當下界雷電交作風雨晦冥上方且披豁虛灝萬里朗徹又元君所治作鎮于東坐籋纖阿鶴往往而見靈區勝蹟固圖記所張皇哲王英主所豔羨而幽人韻士所栖遁也余生平勝情脩具煩亦不乏而車轍馬跡未得一捫梁父則天弢之爾豫章朱大理可大與東阿于太史可遠東遊蒼岱並

瀟封中夜半聞天雞觀日出齊州一指大海一沫澄光灝氣了無端倪振衣長嘯謖謖與五松寒濤相應骨雖未僊飄飄使人有凌虛出世之想明哉兩君茲遊一何奇絶也兩君各得詩如干首其道中所得者總之屬于登岱余讀其詩太史深秀婉暢骨格天成大理峭拔泥雄高華絶世方之老杜可謂異曲同工故余以爲山靈之遇泰皇漢武何如一當兩君太史生長東土岱其家山大理以謫居故得偕太史同遊獲標往嶺並躋崖谷則泰山君之徼寵靈于兩君者也

余無從東行日手東遊記一編即宗生臥遊繼而余五嶽之遊皆臥也

屠司馬詩集序

家司馬天才豪逸麥轢當代自其少時落筆吐語洸芒亂射如乘蹻列缺閃爍變幻不可逼視慨然有志于作者及釋褐服官出入中外遂講古豪傑經濟大業恥攻雕蟲徒空文自見及秉鉞于楚奉 詔修玄嶽謁玉虛師相探金箱寶笈下而遇異人青羊橋上恍焉有悟則又冥心至道栖神清虛不欲以聲帨之

文自取銷精耗氣也故其為詩貴跌宕而黜纖細尚雄渾而薄雕鏤務興趣而略聲律其間有語直而意婉體質而色華句淡而味濃調險而氣適或情境所到頃刻千言或累月沈冥不哦一字是雄豪大人鉅麗之章固非偶曲之士所為嘔心枯形而得之者也公晚年擺落世務不以一物經心時拈枯碁時銜濁醪罷則終日危坐興至矢口偶成一詩取適而已了不求工而天機流暢顴有非嘔心枯形者所能到嘔心枯形者務以死求其驚人而索之味短公了不求

工矢卩取適而往往神來則存乎養也司馬少負奇頹中歲奮於勳烈睨柱德機含光塞兌儻所謂古之有道者人者非邪若而人者即不留一語不垂一文其神氣固足不滅而況名章大篇纍纍若此何憂不傳余與公爲諸父行而少于公甚總角相眷受公國士之知三十年公年八十化去余特作由拳長聞訃爲位而哭公極哀自日餔[illegible][illegible]涕臨光道路聞之至哀慟父老云蓋至今公與張司馬同一尸祝而公子田叔有俊才淑質清真好道與余爲同心交即余所

手定公遺文以傳後世誰當定者嗟嗟子期亡余琴
可破矣臨文三歎心折于茲

靖江朱氏族譜序

夫葵衛其足葛藟陰其本根萬物猶然而況含靈之
屬哉先王之世最重宗盟則以敦睦展親義之所出
也古者如姬水大嶽神堯李耳必推其自襲神明之
器嬰天人之寶彈壓神州光起榮烈恒必由之雞晉
以來益重門伐矣崔盧王謝顧陸朱張其在江左代
號鉅宗門冑地戚者卽身都將相朱紫赫煜而退而

不敢與齒必也求之芝草醴泉之云無乃固哉然而烏衣之胤世有門風文藻器具亦在所染也則宗盟之闊乎人不尠小矣靖江朱氏衍在菰蘆迦而求之實故江左著姓僊源靈根判簿是如篳路藍縷懷遠實開之判簿而上茲昧哉懷遠以下胡其蒸蒸也江左于寓縣無當一丸靖江于江左無當一粒而朱氏乃巋然顯於龍子之國至雲仍之盛如在明君者遂以行義風調藉甚其聲山輝川媚烏得闕諸乃知長松之磊砢上干雲霄下蔭茯苓大澤之噴薄細育蝦

蛆巨產龍蛇其所由醞釀蓊蒸遠矣朱族故有譜求盡雅馴在明君乃聘太原王百穀先生纂修焉約繁文傴雕龍繡虎亦既彬彬遂冠南國其間稍多剗削要還大雅而宗人自愛其珈日有嘵嘵百穀與在明君堅持之不下也王君以俊才朋識為朱氏董狐孫盛此腕可斷而筆不可奪彼宗人無越宣子桓大司馬力奈何曲筆事人而令後人嗅輒穢之也快哉太原金石比烈令代之信史矣焚香開局則有蘭臺石室在君而夫不以登而令螢弧之管小試波臣之宮

又未免嘵嘵者口也是士孫氏所嗤也

少室山房稿序

夫詩難言哉摽拔藝苑掩罩人羣蓋搦管者率多雄心然定精而索之必有所不採畢力而趨必有所不至覽觀古今學士大夫之作事勝則傷致情勝則傷裁理勝則傷韻氣勝則傷格浮豔則傷骨緊迫則傷神是詩家之魔事也世有小才獵得一體輙自斐然騷之鼓吹而徐之音妖孽之舞華而味之嚼蠟豈不力天則刑之夫夜郎王惡知漢大哉余友胡元瑞

束髮治詩駸駸高步濶視比于蒲稍躡浮雲而上其氣盛其才豐也十九首如洞庭雲門千秋寥寥用其語則襲不用其語則遠作者爲短氣罷腳元瑞獨奮而嗣響不襲不遠庶幾古人典刑曹氏父子以下取法而裁匠心而運諧妙境矣而尤長于五七言近體無音不亮無思不沉無體不厚無骨不勁無韻不飄無法不比其雄大而峭峨肩劍閣之秀其縱橫而盤混陽鉅鹿之師人曰于麟不攷固誠知言然其離合变化則不盡出于于麟也今弇州兄弟況愛兼容爲世

溟渤一至此道便持不下而獨盛推元瑞海魚龍鮓

非司空疇賞哉余與元瑞同舉于鄉兄弟之義甚好

知元瑞詩自兩王公外宜無如余者雖令元瑞自言

之大都若此矣蓋自余爲吏與元瑞不相聞者六年

癸未握手都門數從海內諸名士游余兩人遂益驩

元瑞謂余曰子修辭海上士爭執牛耳而盟子家藏

靈蛇人厭鼎臠獨胡生耿不聞謦欬之聲久矣子且

懸書以詫海內海內冠帶同盟之士載書登耕[illegible]

如雲而獨寂然于金華牧羊兒余則不遭亦子他日

千秋之恨也家有山房徹帚徼享千金子孟圖之余曰子詩業乞言兩瑯邪其爲千金大矣余奈何復爲衡風之末乎乃元瑞請不已而余之車馬復有行色于是勉爾抽毫面目沙土口吻煙霞余則愧之顧余爾人之好與余之知元瑞詩若此其深也非是言則天下不得聞余惡能已哉

嘯盧四賦序

昔大禹導神蒼水應之金簡出焉愚公專精帝爲之懼操蛇之神下焉然文章者靈明之器也上帝之所

命鬼神之所憑日月五曜之所會嶽瀆風雨之所奔
其爲物閎矣劉向發祥于青藜文通乞靈于彩筆子
雲吐奇于白鳳王孫徵異于玉樓秀絕之姿卽得之
天授自非精神所潛胡由獨詣也文章道鉅賦尤文
家之最鉅者包舉元氣提挾風雷含蕩千古奔峭萬
境蒐羅僻絕綜引幽遐而當巧自鑄師心獨運豈惟
樸遬小儒却不敢前亦大人鴻士所怯也卓哉此道
盛推西京建武之中長卿其傑識者謂其賦不似從
人間來稍降而執戟便遜前人譬之良馬工步輙方

蒲稍毛色僅存神骨頓減彊弩之末則有景純玄虛
諸公雖非天來亦復硏隱比及皇代王氣鬱昌文藻
連翩此道終缺北地廬柟差稱矯然亦鉛刀承龍劍
之乏爾二百年後乃有董生董生好古躭奇軒軒撟
舉他文尚多未備而獨是其雄心慓氣于四賦方其
研精索之枯形嘔心神氣四揚逮其既成拊王擬金
掩單區宇出以示時人時人未之奇也余適歸自萬
里董君揚明以其賦來謁屬余敘之若左太冲之徼
寵靈于玄晏先生然者余始讀之咄咄神為王也再

遐女兒賣酒士數錢三家五家自來往年深不問城市遷門前雪花大如手萬片瓊瑤寫枯柳火煨榾柮啖蹲鴟藜羹麥飯地黃酒生遊死葬寒山下一生不向長安乞而我胡爲氷雪中馬蹄踏破行千峰繁華富貴轉眼空山中之人笑殺儂

贈王季孺孝廉

王君蕭疎才本僊手驅不律空蒼煙峨眉寒積千年雪太華香生十丈蓮去年采真向閩粵大王峰頭卧明月珠光曉燭龍子宮水氣夜含神女襪醉呼九仙

下瑤京青天無人隨紫笙洞口雲封丹竈冷竹間花與石牀平歸來秀句滿緗素衣裳猶然帶雲霧似煉金骨乘雲行不飾蛾眉取人妬花鶯葉動空山長鳥去猿來只辭鄉子徼天上占仙籍許碏人間作酒狂萬事蒼茫何所戀馬蹄盈盈踐霜霰曼倩應爲漢帝來紫泥白日鞭雷電侏儒公卿無等倫寶數守宮何足辨親隨龍輦上秋河笑弄鶯花踏春殿待詔金門十八年相期終在參陽見

長歌行贈萬丘澤武選

長安日暮燓蘭膏壚頭相逢鴈門豪鴈門豪客文武
兵意氣直欲凌秋濤談天炙轂富才藻自言恥作揚
馬曹十石鵞弧插大箭五花龍紋拔寶刀朝逐胡雛
行苜蓿夜迎俠客傾蒲萄邊聲蕭蕭朔雲滿雪落關
門繡旗捲看君有才復有情好聽悲絲與急管白猿
黃石何縱橫紅燭青娥復宛轉軍中倚馬不足陳壯
頭挺刀差快人偶然得之眉睫下一笑便將肝膽親
嗟余空騎紫騮馬平生不踏長城下身如芸香老蠹
魚咿嚘刺促胡為者自顧何物堪壓卿執鞭相向人

所驚男兒須眉蔡澤是英雄膂力要離輕激昂風雲起然諾惟餘一片古人情

彭城歌贈姜使君仲文

使君握節何瀟灑七尺芙蓉五花馬青年早貴知不希白雪高歌和者寡一片雄心楚水西千秋傲氣彭城下彭城山川楚故都楚王叱咤空萬夫酒酣拔劍斫海水六合股慄來相趨事雖不立良已矣意氣自足傾吾徒彭城北去連沛上萬里寒雲起芒碭當時漢帝湯沐宮擊筑歌風氣何壯大殿今爲灰舊臺自

無恙吁嗟使君來此城豐沛父老稱神明文章吏治
兩多暇登高弔古曠未平山川不逐英雄去日月尚
掛英雄名去年經過此霜月濁河湯湯野風烈使君
置酒戲馬臺楚歌楚舞儼相列眼前霸氣銷白煙柢
掌雄豪向余說西園飛蓋夜蒼茫北斗孤城天陡絕
使君白晳婉清揚余也眇小文弱無所長兩人相得
不解事激昂往往橫大荒縣毫汝奪天孫手七首余
懷烈士腸縣毫物所姤七首余將藏待君了却千秋
意然後相尋五嶽旁君不見張子房

沛縣登歌風臺弔漢高祖

彭城沛邑漢帝宮山川峭拔風土雄三月驅車猶烈風高天捲沙白日濛牛羊散野城郭空我來不見隆準公但見平原草綠寒花紅隆準公英雄哉亭長去帝王來去時蕭蕭提一劒來時千騎萬乘驅雲雷椎牛置酒燕湯沐黃屋左纛虹霓開前殿歌風氣逾猛後宮擊筑聲復哀百官歡呼父老醉酒酣日落登高臺當時王氣收豪傑霍然起他人裂土握重兵公也蒼皇奔迫不得止須臾劒光奮義旗指國各一敵子

嬰於熊羆不能驚巴蜀不能喜黃石爲之用白帝讐
之靡韓彭如俎項如豕往來大業五載耳世上英雄
有如此吁嗟乎咸陽宮殿空蒼煙彭城故都無基阯
沛州赤縣掌上懸公也歸來奏管絃管絃歡娛歡不
足急雨飄風一何速沛上山河已非漢邑中父老死
相續故宮曾無片瓦覆藤蘿倒往野人屋歌風之碑
煙霜磨滅不可讀遙望芒碭鬱乎高丘青天不動黃
河流大雲垂垂幕其上龍蛇虎豹紛崔尤千秋萬歲
後魂氣當來遊

任城登太白酒樓

任城東邊濟水頭垂楊南陌鳴鳩王孫三五騎紫騮嬌女二八彈箜篌竹葉到手那復留桃花向人勸未休高城富貴多王侯駙馬都尉大長秋羅衣朝映珊瑚鈎寶扇夜上木蘭舟繁華零落隨蒿丘姓名滅沒不可求白也一爲脫綺裘任城至今存酒樓當胷磊塊六合收絲毫淋漓元氣浮憑欄雙目送汀洲滄溟浩蕩齊州一點如輕鷗手持北斗大酌銀河流織女渴死黃姑愁樓中之人去不返樓外斜陽又將晚

青天碧海無人管繡箔珠簾爲誰捲江頭墓木野風浣估客登樓月光滿依舊金尊催玉板使我對之心欲斷人生何疾箭何緩奈何不飲仰天蹋地成悽惋吾聞紀叟善釀埋玉灰千秋零露生荒苔日月不照松花開人間已銷金雀釵地下仍餘鸚鵡杯鬼燈四滅白楊颯颯神火來公與何人沽夜臺公乎公乎喚不回酒樓愁絕空崔嵬

劉御史歌

丞相怒烈士戍驄馬來烈士災陰風蕭蕭神靈哭不

丘黃沙荒荒烈士死吁嗟乎劉御史遼陽天黑白日沒下有猰㺄上有鵰磨牙鑿齒據其窟山鬼不敢弔河伯不敢出妻子那及收骸骨嗚呼噫嘻何人殺孔融何人殺臧洪男兒出身報 天子俛首屈死蓬蒿中雲旗獵獵紅滿空天兵下來衝煙虹將軍十道開寶弓誰當迎御史上帝特遣關龍逢關龍逢握公手釀天河挹北斗拂公塵埃飲公酒人間嶮巇天上否遊戲白玉堂逍遙黃金牖椒山青霞亦公友自公去矣廓氛霾天清地朗日月開墓前銅雀化為灰塞外

金雞謫戍回公不在矣使我心哀我哀何爲公不荅
仰視高空寒颯颯白雲蒼茫九關合乾坤斡轉人事
遷　天子下詔褒忠賢鬼蜮射人虹霓障天殲我烈
士古路邊榮以大官寵大篇子孫仍賜綿上田蕙殽
桂醴焚紙錢年年寒食墓門煙

去婦歸爲趙汝師太史作

頹陽有回照寒花發故枝明鏡破復合勝于未破時
妾顏如芙蓉妾心如兎絲自從結髮事君子白日黃
河兩相失芙蓉銷瘁爲君憐兎絲纏綿爲君死鴛鴦

交樓蓮並頭翡翠雙飛木連理雞鳴起視夜明星尚
在天挑燈事膏沐對鏡理釵鈿班氏長辭輦樊姬不
食鮮爲君織綃雙燕下爲君拂枕百花前只道恩深
無以踰詎料蛾眉有人妬傾城色進漢帝疎掩袖讒
工楚王惡黃金賦冷坐閑門紈扇歌哀委中路含情
含恨下堦行收淚收聲出宮去雕楹朱戶生青苔襍
珮寶釵捐土灰金箱宛轉疊文錦銀鑰歲歲不忍開
敢望夌波踏春殿自分鉛華掩夜臺頃刻桑田變滄
海時移運轉讒人敗日月下照妾心明雨露不敗君

恩在迎妾香車駢紫騮賜妾玉環飄繡帶登君之車入君堂使妾感泣涕成行重歌桃花五明扇重上珊瑚七寶牀即使紅顏化枯骨賜環之恩那可沒

彭城姜使君邀登蘇子瞻放鶴亭作

彭城刺史能為友文章斫地擘天手手提招搖弄北斗大叫滄溟萬山吼所至蹤跡落人間嶽瀆風雨轆轆隨公丞鴻濛元氣日告罷羲和六龍在公後揭來高臥黃茅岡賦詩載酒傾秋釭絲毫十丈五丁鉅靈不敢扛斷岡裂石鑿亭子勁風蕭蕭開八牕長河煙

銷落曰紫鐵笛乍起魚龍撞呼來碧海月千頃目送
青天鶴一雙自公神遊去八極雲旗羽蓋無消息亭
今兀兀吞寒煙鶴亦茫茫墮宮碧霜花不蝕蒼崖碑
知是山靈護真蹟時移代謝浩劫灰我與使君今復
來一日蘇耽棄我去千秋華表令人哀有酒空澆亭
下土春風又綠巖前苔山崔嵬水瀠洄弔古興衰徒
爾爲一曲斜陽送一杯與君爛醉白雲堆

東海屠隆緯真著

序三

李山人詩集序

夫水之觸石也松之遇風也泠泠蕭蕭嘹烈而清遠出而土囊吹而爲吷胡其窔乎則其所託者然也騷人墨卿無代無之後人乃往往好讀仲長統梁鴻鄭子真尚平韓伯休陶靖節王無功孟襄陽諸家言豈非以其抱幽貞之操違柔澹之趣寥廓散朗以氣韻

勝哉孫公和僩處石室嗒然而已嗣宗對之長嘯意盡而退至半嶺聞嘯聲振崖谷若數部鼓吹顧視乃向人嘯也而嗣宗輙用自失高韻勝氣一嘯而足即安所事謦欬之言故詩不論才而論性情亦存乎養已世有心溺珪組口胃煙霞其言雖佳其味必短何者爲其非眞也余友李山人寅甫少而辭榮中歲石隱家幸不乏負郭踠于負惰所居有林臯泉石之勝灌園垂釣與禽魚親發爲詩歌力去雕飾天然冲夷語必與情冥意必與境會音必與格調文必與質比

非獨其材過人蓋根之性情者深哉則其所得於造詣之助不小也少室終南詎不脩然一徃時榮體巖遂別離復津津雲林如嚮蹤何惟其有之是以從之此山人之所以幽絕足賞也余少家黿鼉之窟[illegible]甚習蓋庶幾有山人之心不幸爲世網所羅幽人之致減矣而猶復與山人津津不已是天台子徵之所以笑盧公也雖然神遊入極青蓮肩詎非嘗在供奉之班者耶

贈楊大夫應召北上序

夫吏道尚循良古今譚之則天子所使牧寧區寓牧養元元俾無敗羣斯其職也釋此不務務栩其精神獵華弔詭爲聱䇓嶄絶之行以闞奇買名縣而施之可以得志然于計安黔首之道蔑如也又或媕婀闒茸猾稽圓通巧以游于世而規取大利亦時人所賢無乃非莊士之操哉乃若爲吏而寛然仁慈閔然淳樸行安而志和神安而氣定周詳整服兀若丘山覃思致精壹意黔首上不立奇節以驚時下不習繞指以媚俗而吏道醇白絶無瑕纇則吾鄭大夫楊侯是

也鄞于越絕爲最鉅西控吳楚東接溟渤俗華民窳

朽若大猻然飛蓋結駟者出輙成羣風之靡也務

以煩侯之胸中烼不煩若冠帶雲集案牘山積嘵

嘵者其下如沸侯悉徐而聽之蓋人人靡弗得信其

口旣而徐出一言剖之亦人人靡弗厭其心其神氣

固常凝寂也事上官共而無諂禮鄉士大夫敬而無

隨治事勤而不苛出令詳而不細而精神計畫壹以

爲天子牧養元元爲急故陽春之意常多于秋霜士

庶亦以生我之恩附焉連袂而歌交口而頌無間黃

稚婦孺嗇自古以寬和得黔首心未嘗有若我侯者
卑穿無論即高自斬絕炎炎隆隆闞而獵取一時聲
譽者久之且索然銷沉彼不茂其根而茂其華效固
若此侯惟温温愷悌不為若高而聲實隱起遂為東
諸侯冠語有之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然是豈侯之心
哉侯知奉職循理而已今夫水性好平長風下擊濤
如連山水不辭為下百川歸之至于稽天侯之政乎
而善下世之務斬絕奇詭者举莫先焉故上善若水
侯今行矣朝謁　至尊莫列臺省則他日之風檢猷

嶽龍驕而鶻擊者肅獨非侯邪嗟乎余東南吏士
庶所耳而目之當　人主前席庶時訪問民間所疾
苦余願侯首以海壖之垠置對余與邑父老子弟樂
世徼侯大惠雖在闕下猶東也是役也侯部下士𠡠
君陳君等數十曹何實乞贈言于余侯之居東惠愛
在氓黎而章縫之徒佩德尤切焉余覩多士趾未及
河之津而面皆慘色其在父老子弟可知矣

送大宗伯徐公致政歸三吳序

天干將莫邪神物也俯截海水仰抉浮雲其用最酉

寶也鑄而成之詎易乎哉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谿涸而出銅雨師灑掃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乙下觀其成若斯之難也異人豪傑稱社稷之器噌吰硑隱光照金石垂千秋名故非偶然也其生必挺河嶽之氣而其成必有操鼓鑄之權者出入于蠻煙瘴雨憂勞于百折勁勵展轉于死生禍福然後神完氣定而可任大事若今大宗伯江左徐公是也公為人磊落淹通博物知古明于當世之務與之譚洞極三才兼綜萬變陳先民之所嘗言比洪獻之

所未有了如倒囊而出物德器凝重不為物先迫而後起事無大小靡不倉卒立辦游刃于虛無有足難先生者而尤善當事變撼之不搖驚之不怖有古大臣風公材故自得之天授乃按其生平其所玉成于鼓鑄者良深哉初為祠部郎有聲時 世廟躬修玄默饗祀郊時 上英明嚴重百司顧難于祗承而公為祠官累贊鴻禮咸惟公勞有如不由公則不協諸郊廟疏辭樂章多出公手間有不出公手輒無當於上心大宗伯甚倚重公公亦孳孳虔飭在事凡六年

出爲荆州守大宗伯吳公深惜之荆州沃野俗獷宗室多橫不法公用包荒馮河恩威大著沙市者荆州稱上腴一郡仰給而景殿下心薄封土用宵人言計奪沙市以自廣沙市者荆人待以爲命而景王以穆廟親弟取 上旨收沙市何啻泰山壓卵公曰沙市者荆人以爲命不可不爭夫此非天子之尺土奈何親王得規以爲利以討給王使而身就 詔獄坊同事一二大吏懼撓天子骨肉親禍且叵測太守實首難而波及同事焉公不容口公以獨持之而稚氣

此不為撓　上特原公其事竟得寢公知為縣首欣然事寢而特見原繄非公本懷也余聞之楚人公去荊州時父老子弟為歌謠而慟哭遮公者擁車前後幾百里及由藩臬晉御史中丞開府郧陽時江陵相國有父喪他中丞動以數千金為奠賻最少者不下千金率取之郡中郧陽守某業先意為公治千金而微探公旨公大駭笑曰寧有為天子撫臣而以千金賻相國家喪者禮則有奠餘非所敢知守以例爲公置奠禮稍華公又卻之曰禮哀有喪華何爲者易之

而後行江陵先是心服公爲守狀至是雖不得遂其
莫而益敬公大節凛凛若此及公由鄖陽入爲少司
寇未幾遂晉大宗伯江陵謂公曰秩宗典禮廢墜已
久賴公一振刷之公視事後與諸司日夜講求凡
國家大小之禮仰規先生下合當世務定畫一以爲
楷模諸所釐正犁然每與江陵議大典禮恒鑿鑿持
正論無所阿江陵雖強復内不能平而恆勉從公江
陵刻深好諛敢排天下公議而直行其胸臆所引用
多從諛小人竟以此敗而獨能心知公材拔之稠人

登之大位以彼其盛氣滋雖一言且語所當無不立

厥者而特屈體容公卒能殫心學書興于禮樂雖江

陵一隙之明實公生平鴻材亮節有以折服姦雄心

耳公在南宮三年適山陵事竣覃恩加公宮保而公

遂乞身 天子特念公勤勞久優詔許公乘傳歸嗟

乎公老矣而神明視履尚未衰何輒謝事然聞之功

成名遂身退天道也公及未衰而完身名以東東則

有虎丘洞庭在學結煙霞婆娑而遨焉公則適矣第

老成去國有識所嗟不佞幸得以職事從公後方竊

自喜朝夕洛誦庶其不迷而公乃東一旦遇 朝廷議大典禮不佞輩瞀瞀其何所裁是不佞輩之感也他日 主上或思黃髮行首及公其胡能遂安枕東山片石哉

送殷無美出守夷陵序

夫人徼山川山川亦徼人穆天子遊崑崙涉弱水而後與西王母遇軒轅氏登具茨崆峒而後得一當廣成子人不徼山川乎會稽以神禹嵩山以叔申匡廬以匡君焦山以焦處士山川不徼人乎幽人曠士目

窮九州胸維五嶽即一瓢一笏而從之亦足愉快焉況紆符結綬得天下佳山水處臥而撫之半治簿書半理芝朮人吏散去白雲下來泠然足暢也又何羨交戟之下乎昔謝玄暉出守宣城窻中遠岫庭際孤松標韻蕭遠至今猶稱謝家青山焉風華映人遠哉世人目金華為清虛鄙簿領為穢賤夫清濁寧視其境視其心爾故跡穢心喧金華亦有穢賤跡喧心寂簿領亦有清虛大丈夫朝釋草屩暮綰理人印得以専城南面而為其所欲為而又得坐擁靈區秀壤結

人外之孤悰而寄胸中之寥廓是人生大快事也余友敖無美江左名士結髮讀書以蝥弧先登藝壇南國之彥靡然從風年逾四十始起家進士以彼其才有國鴻寶乃上不留金馬之門下不直含香之署而僅領荆南斗大一州以出人多爲無美抱忿悁不平謂騰空之驥不以捕鼠刜象之劒不以割烏嗟無美而以捕鼠割烏邪余謂不然陸士龍之于吏道甚習嘗爲學有異政而卒以文掩皮相之士往往謂文人卽摛藻如春華無益殿最毛髮斯揚子雲之所以辯

陳思曹東阿之所以求自試也繼以發舒藻之辭業閎
于天下所不知者吏道也而無美雖儒生爲人顧深
沈有計略可與成大事試之牧伯且以綜核精彩大
乏風猷爲文士解嘲而又以吏隱領略山川風物美
哉斯遊又安所用其忿悁不平爲也寰區山川風物
之美莫如荆南蓋自古記之七十二峰之上朱陵紫
蓋兀立雲表洞庭雲夢浮天無際薄魚龍而吞日月
片颿浮大江而上蕩潏衝擊波濤相礙使人心氣恐
怖驚其險絕若夫順流東下方舟如箭鳥啼猿嘯峰

蠻來迎瞬息千里使人神骨冲舉樂其遠虛僊靈怪
異則有巴陵黃鶴之遺焉雄豪恢詭則有七澤大獵
之事焉妙麗恍惚則有涇陽龍姝巫峽神女瀼臯湘
浦之靈焉閎肆鉅麗則有倚相屈宋之材焉蘭芷射
干茳離蘪蕪參差歷亂咸可采擷大丈夫握盈尺之
組儼然莅荆王故國而遐歷周覽六千里之山川風
物暇日集賓客登陽臺把酒吟眺即神女滅沒隱見
修容端靜不復敢以片雲點使君巾袖躡君山諳黃
陵廟而髣髴聽湘靈鼓二十五絃時倚春竹時囑暮

花亦足暢矣詎必騎一欵段日盤跚蹤跡長安道而後稱顯融得志哉嗟乎無美行矣海上有得道神人方且餐霞絕粒而遊乎太清之表浮雲三事若將浼焉固無美乎生師友也即藥巴王喬安知不爲無美哉余嘗濫靑谿長不習爲吏而刳心去智亦嘗與海上得道者伍蓋庶幾無美同調乎無美行矣南嶽祝融之神且命掃地十里而俟使君前茅矣

王茂大修竹亭稿序

夫詩者神來故詩可以覘神七之寥廓者語逸端倪

者語莊寬舒者語和褊急者語哨浮華者語綺清枯者語幽踈朗者語暢沉着者語深譎蕩者語荒陰鬱者語險讀其詩千載而下如見其人士不務養神而務工詩刻畫含深肌理粗具氣骨索然終不詣化境古之名家哲匠懸諸通都白日與天壤俱非其詩傳神傳也余友天台王茂大才氣豪逸天藻爛然爲人抗爽表裏洞達望而知其豪士莊人似萬曆五年進士出學進賢吏道醇白冠東諸侯召入諫垣言事忼慨無何外補越臬王君不少芥蔕嘗謂人曰楚故大

國之風哉三湘七澤古昔稱空濶鉅麗荆王之所嚮騷屈宋之所悲歌漢賈湘浦之所出沒幻化魚龍雜遝荇藻參差余所治衡嶽則有祝融南真在焉七十二峰實邀余杖屨余五嶽之遊實始于衡快哉茲遊帝寵靈小臣多矣余觀于茂大之處此而彌信茂大之標韻脩然物表閱讀其所為詩亦秀逸跌宕淋漓不休旨其為人蓋茂大之詩神來哉天台一時蓋有兩王生云其一為恒叔恒叔蕭曠玄微有出世之度詩亦冲融其含嶺之秀所鍾邪一栖兩雄恭懼山靈

之罷于奔命矣

送董伯念客部請告南還序

吳興董伯念童牙稱奇稍長高視逖聽豐意千秋之業讀書自黃虞墳典而下即齊諧稗官無所不窺下筆自古文韻語周漢隋唐而下即近體新聲無所不詣覽其誤結往往神來倘徉恣肆驅白浪乎手容擺秀吸青霞乎當其意得啟龍上馳雷霆下擊閶浮展且須彌崑崙時吐胸臆而日月五星嶽瀆風雨恐趨毫端驟而過之初猶靜而對之氣與其才枘此爲人

通脫暢朗飄飄欲僊與之遊輒生人外之想少負奇穎貧而抱虛長于朱扉華而能素素心尚通縱而知檢然雄文早達貴不及沐白屋寒畯之士雲歸之古有梁阿蕭統以藻揚伯倫無功以快稱平原大梁以俠著伯念庶幾兼焉而尤好不佞不佞薄收東海聲伯念耳之甚習比南宮一接目擊道存歸語客曰屠生果然快士向也吾聞其聲今望見其氣矣自是引為臭味雖吳國雙鈎延津二物不足道也居無何伯念頗厭居含香之署請告還吳與吳與東連越絕西接

姑胥山水秀潤甲天下翻画谿上青沙白石紅蕖紫荇歷亂而参差鼎魴素鯉鴛鴦鸂鷘玉飛鳴而上下瓊樓紺宇畫橋遊舫襍遝而周遭天清地晶丹霞映空松栝怒號風雨忽至則天目諸山之變幻也梅花萬樹桃柳綺錯煙嵐雲島雞犬秦人則青芝諸山之幽絶也伯念曠士乃〻顧躊而盡有之蝋屐捫崖擊楫横波風吹巖岡月出浦口山采芝苓水擷菱芡朝發沉瀣暮領殘陽意與所之累月忘返覽六博于花間弄寶瑟于石上尋高僧于古刹逢異人于湖[illegible]見訪

以離垢絕塵遨虛遊度又何戀一曹郎之榮予不佞故海上披裘帶索之夫也偶遨時幸竊祿下寮生平有煙霞之癖日夜不忘丘壑間而苦貧無負郭一頃飽其妻孥不得已就五斗中外風塵馬跡未嘗不結思東南之佳山水于伯念行尤極惘惘不自知其神與俱馳矣雖然世亦有有之而無無之而有者夫仰熈丹霞煩澡淥水身在靈壤心嬰好爵是有之而無者也外洞世法內宅清虛足跡九州腹隱五嶽是無之而有者也伯念歸而有君家之天目而不佞留而

有吾胸中之四明其爲消搖一也君郎安得以其所謂變幻者所謂幽絕者託我哉

行戍集序

夫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古今以爲名言余獨曰不財最穢濁故溺貪夫名近清虛故動烈士語是矣而非其至何以故夫金可銷而不可改其剛蘭可焚而不可易其香隼在鷇猛氣具虎方乳雄心存彼且然而彼亦不自知其所以然此天性也蔦蘿善附栝柏獨秀庸夫選耎壯士義烈亦猶汪罔之不爲僬僥嫫母

之不爲夷光哉聶政刺客之雄耳意氣所激猶豪可
抉眼自滅其名非其姊以炫自之後世誰當知者而
况卓落大賢英偉沉毅夫旣天植其性而又佐以古
今博以義理彼其胸中之趺宕方且糠粃六合浮漚
天地烏睹千秋小名乎夫萬乘在前斧鉞在後直鈎
推之曲鈎引之自非百鍊之剛膂亂戰隕五色無主
何暇修名修名者曲士之規非卓落大賢之操也故
相江陵陰賊鷙刻操下如束濕暴而宜慾睚眦殺人
多布腹心中外伺察採訪凡傒及江陵者即片言細

事亡不以聞立得奇禍中外道路以目會江陵公死懼一旦大權去已人乘其後且獲罪叵測謀奪情不奔大小臣寮其儒不啻僨而就李沈君純父時爲比部郎與同舍郎艾君輩四三君子先後上疏爭之江陵大怒上疏者並得重譴沈君廷杖至八十謫戍南海逾四年而江陵敗沈君等皆賜環當其杲創忼慨出都門都人士女無不蘇蘇泣數行下而君故欲如此之南海蠻煙瘴霧之與俱狐狸山鬼之爲友姦人伺影凶類含沙嘗其時命何止一櫛葉哉而君又豁

如日提一壺尋野人山客相與啖荔枝而聽鶯聲桄榔樹下快然自適頹然自放又安知其身為遷人遠在瘴海時與死隣哉以故發為詩文沉雄俊爽鎮壓百代何則其神完其氣定也夫燕虜國十九年雪窖所當萬死自分此身終胡地灰耳詎能料其白首歸國乎沈君南戍伺影含沙者滿前後令江陵綏數年不死君之為嶺徼游魂必矣生還何望焉此非以死生為旦暮以四大為幻妄者不能辨而謂其持七尺博千秋小名乎紬父在南中所為詩文名曰行戍集

新都理龍君善遇純父燕邸驩若平生讀其集歎賞不巳攜之篋中將命工剞于官舍而沈君則以敘見屬夫叅陰杵臼片語即合風期同也君善少年挾洸馬之姿兼平原之藻翩翩氣俠雅擅南國儁流宜其與純父一見相賞輒忘形骸也而不佞某並得事于兩君子愉快矣雖然純父業耶殉君而君善復傳其集無乃非烈士意乎夫純父有道者視荼如薺齊夷險死生而特寫性靈寄之筆墨即文字可滅性靈不可滅也老氏西出關涉流沙有身之累蓋遣矣而猶

爲尹喜留五千言然豈以名故哉

田翁壽詩序

夫木難媚澤珪現潤山寶劍之藏必有與氣龍游之上常吐神光精華所暢恶能閟諸靈明碩儒之吞曲好託于薄仕退每結於高霞始覩人羣終踐大道故南華漆園王喬葉縣稚川勾漏許穆長史流盻九州息影五嶽鍊形石室頓轡雲空亘攬若木西涉層城鼎函八石口餐五芝斯天壤之俊民丘樊之逸韻也頼川春野田翁少標奇藻長冠人倫以兼綜千古非

竹素不掩故下帷以廣讖鼓鑄羣才非鑪錘不運故造士以宣規淘汰性靈非幽通不滌故援神以治心調煉神丞非涉事不精故薄遊以玩世終抱沖玄非擺落不暢故遺妄以完真欲專修絳非斷緣不純故式穀以貽後翁子姓繁昌芝蘭郁烈有千由勸大貝南金發藻詞林騁步天路翁志抗霞外跡寄寰中方且冶青精以爲飯服沆瀣以爲漿匪獄求年遂將度世洪崖叔卿起鳳吹于花間玉女麻姑下龍笙于煙際快哉靈起飄然虛邈宇宙飛盈萬物蚍蜉矣余聞

之淮南八公雞犬竝去丹竈存焉蒙莊濠梁老氏苦縣皆翁之鄉人也龍沙八百豈偶哉夫塞兌含光至人所寶余乃妄肆雕繪爲諸公謦欬倡令翁聞之有胡盧而登于蘇門也

鄒子如制義序

王者乘日之車御以六氣鞭以風霆而馬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將奔走焉豈惟能羣愚亦能聖智雖有英雄異人不得逃古之王者登俊于朝其途不一總之其相以氣其合以神無徒索之皮毛故無擇乎毫上

疇洛耕鑿鼓刀戎夷糶囚飯牛牧豕朝脫草屨暮列
端揆上無生平之素下無根抵之容物情不駭而名
實卒符自非寥廓之觀曷由得之當其時士亦多神
智大賢行義粹白功烈茂明非後世可及是其故何
也則神龍之網不挂兎罝黃鵠之繒不下小鳥也後
世慾利彌增神識彌減不能得士於寥廓而得士於
皮毛則一切索之以言而士爭飾言以應漢以䇿則
士工射䇿唐以詩則士習稱詩至我皇代以制義則
士修制義夫三事大臣運斗杓以酌元氣羣寮收伯

惠黔首而康四方何與帖括哉此老博士家業不足以得世之神智大賢明甚而世之神智大賢乃往往亦以此得之何者士有抱非常之器而國家以常格籠士士雖神智非此不登出其土苴亦無所不辦也余友鄒孚如楚奇士爲文包黄虞周秦東西二京胡其洸洋閎肆也詩綜古近體雄儁哉氣堀堀而逼人而爲人亦好深湛之思不欲鹵莽苟趨時俗小名而雅意以凝神完氣駕千秋之業此其品不在常調矣一日以其平居所爲制義見遺令不佞卒業焉不佞

手之而捧腹何物鄒生以千金享其家敝帚邪不假生不能從盧叔雲將遊於廣莫之野則當左提鯨客右挾酒人而向燕市聽吹竽鳴瑟安能老傍博士宵寧馨語已而徐念夫夫何爲者彼其志宜不在齷齪庸流下而一旦舉此物示我庸得無意乎稍取寓目輒覺有異再讀之又異已而淋漓其間乃大歎詫幾失夫夫也夫酒荒淫物也自劉伯倫好之則酒亦有至德焉鍛最庸業也自嵇叔夜爲之則鍛亦有神解焉故制義之業措大爲之則措大英雄爲之則英雄

也士抱非常之器而以其雄心俛而就制義循衆途以明獨造借常格以吐奇言託麤器以寓精理則至矣乃今觀李如之文流標萬古鼔弄三才義取師心法必稽古厥風欲暢厥理欲玄當其掞宇宙之秘若剖判而出其藏也當其傳先民之神若同堂而據其座也爲制義若此儻亦所謂不朽之烈乎烏睹制義之不若詞賦哉昔者司馬長卿賦不古盛稱楚雲夢其言閎廓奧衍讀之坐空天地李如雲夢産山澤靈秀實生斯人宜其瓌奇若此矣

高以達少參選唐詩序

世之雄英雄率皆詩曰士抉日月提雷霆鼓鑄六合而成巨人名則有山河大業在安事詩詩即工如李杜高陽徒爾余謂推英雄言良是而未盡也夫詩者技也技故其道不尊令明王在宥以斗大印置豪傑將相仲尼南面顏曾列坐而進退兩廡下賢人黃帶鉅鹿之戰光武昆陽之師兩軍相持長戈互雷急矢如雨當其時詩固無毛髮用措大持一詩向著寬市柝醜疔鬭輒唾之不顧何如阿堵乃濟日用夫詩

安能與夔龜之殼䴥鼓之皮同價哉而學士大夫
往不廢者何夫天地之生物用風雷雨露而不廢
雲霞夫雲霞何用之有萬物之生用牛馬雞狗而
不廢麟鳳夫麟鳳何用之有醍醐甘露雪藕交梨
療饑之益而有得須之功世並珍之詩于道不尊于
用無當而千秋萬歲不廢故不尊之尊莫倫無用之
用滋大市杯㯽則不如阿堵滌日用則不如皮殼而
併暢性靈描寫萬象感通神人或有取焉昔者趙簡
子夢之帝所聽鈞天廣樂李王孫才鬼耳帝且召而

賦玉樓焉故知帝亦貴詩也仲尼手刪三百篇鼓吹人代矣而又自為猗蘭龜山諸操金石其聲故知仲尼亦貴詩也西王母白雲之謠真誥著雲林之什伯陽平叔譚金丹大道何與于詩而語語節奏故知列真亦貴詩也大覺金僊修無上了義即山河大地無所不空乃其所為偈讚居然詩也故知竺乾先生亦貴詩也泗上亭長生平以馬上自雄拔山扛鼎之夫即劍術且薄而不為而為詩大風之歌跌宕哉虞兮虞兮又何悲涼也隆中人抱王霸之姿于世固不屑

屑而猶託之深甫以吐其風雲之氣古壯上英物何
嘗不貴此道獨所謂推英雄者賤焉渠亦無乃度才
量力而曲護其短邪夫誠自揜也何賤之有誠賤也
又何揜焉學士大夫之賤詩者代不乏而其稱詩者
亦代不乏乃詩自三百篇漢魏而下獨推唐唐以詩
登士士弗工詩則弗登故合山川之靈而畀其力以
趨之有林臥讀書數十年而後發之爲詩者取之千
秋而收之于語索之人外而得之目前搆之累月而
成之晷刻當其思涎嘔血劌心玄鬢蚤白當其神來

心曠氣爽凡骨立僊略而讀之則山川花月機杼有限徐而味之則飛雲流霞意象無窮故詩山川則躁競之意煙消談放曠則鬱結之胸露散灑以清涼則內熱者飲冰煦以泡辭則苦寒者挾纊賦邊霜則征夫齊涕咏閨月則思婦動魂煙疾雄深則風雨驟至妙詣玄解則神物下來是唐人之所長也後世畢一生之精神于怗括以應有司何暇詩及吾成名爲之未晚一旦進賢加首覲抗顏而稱詩一篇甫出讀者已在旁何其速肖也雖有瑕瑜曷由知乎古人讀書

數千年以全力而凝神于千秋今人生平未嘗從事以枵腹而求肖于一旦又何怪詩之不古也唐人詩如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夜靜江水白路廻山月斜此似常境常談究其所以非腹有萬卷胸無一塵者不能辨奈何輕議詩哉楚高以達先生所選唐詩參得而卒業焉精且備矣昔高廷禮氏選唐詩品彙備矣而太濫約而正聲精矣而多遺至李于鱗選更加精焉然取悲壯而去清遠采峭直而舍婉麗重氣

骨而略性情猶不無遺恨焉先生所選精且備矣譬如鮫人入海所得皆珊瑚木難洵英靈之府哉先生爲人耿介高曠風塵表物于世無所好而好詩宜其鑒裁玄朗若是後之學詩者請以茲選爲寶筏可乎